

何曾地方

葛亮

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 (Yi-fu Tuan) 曾提出有關「地方」與「空間」的重要辯證。當涉及「地方記憶」，他講了個饒有意味的故事：物理學家玻爾和海森堡遊覽丹麥的克倫宮堡 (Kronborg Castle)，玻爾對海森堡說，一旦想起哈姆雷特曾在這城堡生活過，「頓感這地方產生變化」。可見，城堡本身作為物理建築，因莎士比亞的書寫而獲生命力。「每個人都透過莎士比亞而知道哈姆雷特參加對人性深處的問題發問，而他也投在克倫宮堡這地方中，從此，這城堡就與其他外表相似的城堡不一樣了」。由此可見，文化經驗通過改變人們的空間感，強化地方的「在場感」，並保存歷史記憶。麥克·克朗 (Mike Crang) 因而提出文學書寫在「空間」創造層面的表意功能：「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換言之，「空間」的意義以文學的名義得以凝固，而成為「文學地方」(literary place)。

與此相關的香港書寫，不妨以地區「屯門」為例。其既為傳統地理區劃，亦是香港重要的歷史發祥。秦漢時期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至漢代則改隸博羅縣。唐時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過往商旅繁密，開始集中見著於典籍。由地誌書寫觀，如《新唐書·地理志》載「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清楚點明其地理方位所在；而另一方面亦出現於相關詩文，「屯門雖雲高，亦映波瀾濤」(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屯門積日無回帆，滄波不歸成踏潮」(劉禹錫《踏浪歌》)等。地誌文學賦予「屯門」以「文學地景」的質地，可清晰體會其所蘊藏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愛德華·雷爾夫 (Edward Relph) 則指出「地方感」對文化認同的促生意義，他認為「地方感」就是「認識不同地方及不同的地方認同的能力」，而這種「地方認同」常以人對該地的經驗為基礎，是以人、時間、空間三者組成人對「地方」的感覺。

縱觀當代香港文學涉遊十八區的作品，足可體會「地方感」在本土小說體系構成中的貫穿功能。通過考察其中所指辛其氏《我們到維園去》、舒巷城《香港仔的月亮》、董啟章《永盛街與袁史》、王良和《和你一起走過華富的日子》、周淑屏《彌敦道兩岸》、胡燕青《牛津道上》、曹聚仁《石硤尾村》、關麗珊《貓兒眼·深水埗的黃昏》、也斯《愛美麗在屯門》等涉獵「文學地景」的作品，可見相對於一般意義上的地誌書寫，地誌文學極為清晰地凸顯了「人」的主觀介入意涵。艾蘭·普蘭特 (Allan Pred) 言及「地方感」時指出，新人文主義學者提出「地方」不只是客體，而是主體的客體。由於強調人的視覺及視野的參與，帶來對「地方」向「地景」的遞進。如舒巷城的代表作《太陽下山了》開篇，着重描寫了自「中環」至「筲箕灣」的風物，這段描述中所提示的「地景」序列，是以「電車」這一富有歷史感的交通工具的行進路線作為指引，在動態的視野驅動下構成完整的景觀鏈條。我們可以清晰地體會到視野的流動，給予其某種「日常」的情感指涉。在拙論《梓人的觀看》中，曾引用陳從周在《說園》的篇首，談及江南園林，提出了有關建設園林的兩種方式。陳氏認為，園有靜觀與動觀之分，是造園者需考慮的。靜觀是遊者駐足之處，而動觀則是較長

的遊覽線。前者以檻前細數游魚、亭中待月迎風；後者徑緣池轉，廊引入隨，妙在移步換景。動靜之分，陳先生稱之為「立意在先，文循意出」。由此可見，即使同一「地方」，因為介入的視野與觀察方式的不同，所得「地景」的面目亦存在差異。地景作為「人所觀看的對象」，「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談及「靜觀」視角，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其名篇《艾菲爾鐵塔》(The Eiffel Tower) 中以十九世紀法國作家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的經歷，以衍生的方式亦昭示了「地景之難」：「這鐵塔凝望着巴黎。參觀艾菲爾鐵塔就意味着把自己完全袒露在一個陽台上，去感知、領悟和品味巴黎的本質。」「你必須得像莫泊桑一樣走進它的內部，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人類自身一樣，唯一一個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自身，而這個鐵塔自身就是以它為中心的整個巴黎視覺系統中唯一的一個盲點。」「鐵塔違反了上述分離現象——看與被看的習慣性的分



▲香港屯門一景。

裂。它在兩種功能之間造成了一種充分的流通性。」分析波特萊爾著作發展出的「漫遊者」(flaneur) 為代表，其企於邊緣，徜徉街巷，亦表現出對人群與秩序的離異。相較而言，同樣身居都市，如舒巷城等香港當代作家們對「地景」的觀察，顯然以一種更為明確「導航」視野，投入且有序地進行。借用學者盧瑋鑾對香港文學進行時空性梳理的理念，則是由「漫步」轉而為「散步」。如辛其氏發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說《索驥》，表面為尋人，卻因人與「地方」的關聯，鋪展出一張香港的地景地圖。「按圖索驥」對於香港的文學/小說體系建構模式，有着相當耐人尋味的隱喻意義。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相對論在時間和空間關係的理論化層面形成重大的範式轉變。亦因此，由格羅斯堡 (Lawrence Grossberg) 的「空間時間化」及「時間的空間化」(「the timing of space and the spacing of time」) 等一系列空間論述，令文字從時間的單向思考模式中解放出來，也構成了我們認知香港作為「文學地方」的豐富向度。

作者簡介：葛亮，作家，學者。著有小說《燕食記》《北鸞》《朱雀》《靈隱》，文化隨筆《小山河》《梨與棗》等。歷獲「魯迅文學獎」、「紅樓夢獎」首獎、香港藝術家年獎等獎項。

雪似人生

早春二月。

位於北回歸線上的故鄉，也許已是春雨霏霏，草地一片嫩綠；而在多倫多，則仍是飛雪天下，到處一片白茫茫。



客居人語
姚船

我從寬大的落地玻璃窗望向後園。大雪後的天空，雲朵被抹得一乾二淨，只有藍湛湛的底色。陽光肆無忌憚地傾瀉下來，把白皚皚的後園變得像一面鏡子，反射着閃亮刺眼的光芒。草的根芽和花的根瘤被厚雪覆蓋，也許正在蓄力等待時機，破土而出。雪地上，有兩排深淺各異的腳印。小的是松鼠留下的，大的是像貓一樣大小的浣熊走過的痕跡；還有楓樹枝條落下的凌亂影子，讓光滑的雪面變得不再平板單調。

猶記得今冬第一場雪，屋外好像被一領潔淨的白紗蓋住，看不到一點污穢的東西，世界變得無比浪漫，人們的心裏充滿喜悅，就像年輕夫婦看到一個純真無邪的嬰兒誕生，帶來了希望和歡樂。

然而，隨着冬的深入，雪下得頻密，且一場比一場大，雪量膨脹，引起人們極大關注，正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恰如孩子逐漸長大，樂事糗事絡繹不斷，令人也是既歡心又憂愁。

廣袤的田野鋪滿厚雪，農人看了滿心高興，瑞雪兆豐年嘛。當春天河雪化水，滋潤土壤，那可是比瓊漿玉液更可貴。陽光和水分，是農作物生長的必要條件。倘若乾旱，土地龜裂，如何播種栽種？靠噴水也只是杯水車薪。一年之計在於春，失去春耕春播的大好時機，宛如生計被卡住，難怪雪成了農人心目中的寶貝。

在加拿大，視雪為寶的還有眾多

滑雪場，因為度假滑雪是不少人冬天喜愛的運動。如果雪下得少，雪道變得斑斑駁駁，灰白相間，誰還去那裏眼瞪瞪吹西北風？雖然可以人工降雪，但不單成本高，且雪道周遭的山脊和土地無法覆蓋，也大煞風景。所以，對於滑雪度假小鎮來說，飄飄大雪正是人們心中的憧憬和希望。

也許，這些都是雪的「高光」時刻，被禮讚，被吹捧。但如果它下錯地方，其景況就完全不同了。試想，上班一族早上出門，車房門被厚雪堵住，能不愧惱？待動手鏟出一條通道，上了馬路，但見來不及清理的路面像雨後泥濘，車輛行駛如蝸牛爬行；而擠在公車站的上班族翹首以待，仍不見巴士的影子。這般時刻，誰還體會到雪的純潔與浪漫？都在詛咒這該死的雪！

雪的遭遇，真有點像人生際遇。同是人類，有的幸運，成功了，被青睞，被尊重；有的不幸，失敗了，被唾棄，被遺忘，真有天壤之別。就算同一個人，在人生路上，也不可能一帆風順，時會發光發熱；時而暗淡無光。

有位年輕朋友，十幾歲來加拿大讀書，大學畢業後，幾經努力，只能勉強在一家與所學專業無關的公司工作。他常悶悶不樂。後來他回國探親，聯繫到該市一家心儀大公司，通過考核，獲聘。在他回加拿大打點行李時，恰巧也接到移民部通知，移民申請獲批。但他仍毅然回國。我問他，還回來嗎？他微微一笑，沒有回答，我知道他心中已有答案。

雪似人生，但人生卻不全然似雪。雪花飄飛，漫無目的。而人呢，卻能規劃人生旅途，掌握自己命運，前路崎嶇曲折，只要不忘初心，努力奮鬥，也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前進。

新式人文武器「他者化」



自由談
海龍

近年來，傳媒和新聞界流行一個新口號「他者化」，網上也一直流傳。這個話題很新鮮，而且它也很有殺傷力甚至被武器化。因此不少網友和讀者想知道它的來歷和新意在哪裏。

「他者化」(Othering) 是由社會、心理和文化現象引發出來的一個新詞。它指將一些與自己文化立場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視為「非我」「次等」或「異類」的標籤化過程。「他者化」將對立者貼上「他者」的標籤來凸顯「我們」的權威、優越或正常，把對方列為不正常、偏見與落後的一方。明示或暗示對方應該遭到排斥、批評、區別對待甚至是被歧視的對象。這種理論來源於人文科學界的後殖民、性別和種族研究領域，但近年來也被廣泛應用到一般社會現象、媒體和網絡表述中。

這樣，「我」「我們」或者我們的立場就天然獲得了正確和權威感，而對手一旦被貼上了「他者」的標籤，就被定義為「與我們不同」「異己」或處於對立面或立場的群體。這樣的「他者」往往指不符合主流社會規範和應該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群體。而且，這種貼標籤式的過程往往以權威姿態出現。它幾乎不露聲色就先天地將對手置於貶義地位了。其好處在於先入為主的道德優勢和潛移默化式的輿論裹挾力量，總是易於讓發言者搶佔先機和制高點來審判對

方。

表面上，這是一種主觀主義價值判斷傾向，它應該很容易讓人識破。比如說，如果某人誇誇其談總以教師爺的口氣教訓別人，他肯定會遭到反感或抵制。或者某些人強行貫徹其意識形態抑或某些商家試圖洗腦讓您購買他家的產品，這些當然瞞不了人。但善用「他者」武器化的人才沒有那麼傻呢。

他們有的是更巧妙的法子。比如說，用「文明」「禮貌」「高級」「時尚」等口號就遠比上面的標籤好使，也容易讓人入股。如果您還不上鉤，那他們就加碼，來更高級和那些讓您容易產生共鳴的。

比如說，如果您是炎黃子孫，那就用華夏文明、儒家教化，五千年輝煌和同仇敵愾。很容易地，一下子涇渭分明，把很多外來的東西一下子「他者化」了。但如果，您是一個「人間清醒」並不排斥文化交流或文明互動，那發起者仍然可以打區域牌。比如海外華人跟國內民眾看問題角度不同對他們使用「他者化」很好使，也有利於挑起對立。甲可以說乙受海外「洗腦」，乙可以回敬甲「夜郎」。同樣的議題持不同立場或不同用心的人可以很容易創造出「文明/野蠻」、「先進/落後」、「男人/女人」等二元對立矛盾話語，把對方「他者化」以確立自身的正確性和優越性。

也許您認為自己有免疫力，不會受這些喜歡搞宏大話題的人撩弄，但仍然難免無意識地着了他們的道兒。其實，

他者化是「將別人變成『不是我們』」的過程，是理解社會權力關係、文化偏見和衝突的重要概念。

他者化並非僅僅是主觀偏見和道德綁架標籤那麼簡單。它往往以看不見摸不着卻有主導地位的形式出現。如在某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以「實力地位」口氣說話，甚至在說話之前就認定了自己有話語權和優勢。

不只國際關係間，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時時呈現而且難以避免。譬如說，很多人難以覺察到的「地域他者化」。用一句「鄉巴佬」，城裏人就足以把自己看不起卻穿着時髦的暴發戶打回原形。同樣，南方人之於北方人；北上廣深之於三線城市；喝咖啡之於吃大蒜……這叫「空間他者」即用製造有利於自己的地位來歧視別人。包括地域歧視，嘲笑別人「老土」。這種撒手鐐的威力不在於其邏輯上的優勢，而在於它從根本上剝奪了對方存在的意義和參與對決的資格。是一種粗暴和「解氣」的聲明。

另外還有一種「時間他者化」。它指的是什麼呢？比如說，利用自己的時間(時髦、時尚、高級)優勢嘲笑別人，如「過時」「老古董」「落後」來划定界河——我們：潮流、時尚、應時、應景、正常VS他們：原始、未開化、低端、幼稚。這些多緣於上世紀歐美話語系統中的「東方」「落後、異域、異己、保守、非理性」的判斷和惡誣。在今天，這些隱形的意識形態武器仍然值得我們警覺。

漫步的哲學

機會也就彌足珍貴了。

一次機緣巧合之下，在葵青飛馳的巴士上，沿途見到一個頗具特色的小建築，立刻下車，向下追尋，不多會她就再次出現。之所以用「她」，是因為整個三層樓高的健康院簡潔但帶着幾分秀氣，素雅而不失雕飾，透出一種堅實中兼具柔美的氣質。整個建築水平展開，斜坡地勢天然形成兩個不同的主入口方式，一側平地接入入口平台，另一側由左右對稱的兩條樓梯上行十幾級台階連接入口平台，整個平台雖比例狹長，但有蓋柱廊的兩側都是室外空間，臨道路一側視野十分開闊，坐在沿着圍欄的一排休息座椅上遠眺，滿目青山、藍天和棕櫚科行道樹後階梯式的小村屋，一派田園景象。我不禁想，就算偶爾身體抱恙，在這樣的景色中看診大概也是一種小確幸。靠內庭一側也有自然光傾瀉而下，落在座椅上。不到兩米闊度的內庭稍稍將主體建築的看診區和半戶外的休息區分隔，不過如若內庭中的機電排風管道可以換做幾株翠竹，

便更添生氣。

內庭背後的主體建築，窗格凹入外牆很多，留下上方和間牆形成的深深的挑檐，可以想像驕陽在其上投下的陰影，既有遮陽的效果，又塑造了建築隨時間推移而千姿百態的立面意象。漫步在建築之中，細細留意就會發現很多建築師的匠心：體量的塑造和劃分、水平和垂直的對比、實體和虛體的組合，在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中，混凝土的鑄造物也有了溫度。離開建築時，樓梯斜牆上刻着略有斑駁的地址，用的是類似黑體的字體，銀灰色半反射的質感和背後淺米黃色的牆體相得益彰。

漫步還在繼續，香港究竟還有多少個類似這樣的小建築，帶着濃烈上世紀現代主義的色彩，在實用的同時兼具美學特徵。作為個體的他們質樸而低調，而作為一個總和，他們是一個時代集體記憶的載體，是一個城市文明的歷史見證。除了地標性的明星建築，更多的普通公共建築的設計應該走什麼樣的路，正是我們這一代建築師要索求的。



HK人與事
殷楚紅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漫步是一種哲學性的活動。」在一本對建築空間有着近乎哲學性討論的書中見到這句話，筆者心中湧起一陣莫名的感動，好像此刻和作者的心意完全相通。漫步時，肢體的重複性動作恰恰放出自由的思想，每一縷思緒跳躍在目之所及，耳之所聞，膚之所感，在大腦的腔體中碰撞出和弦，振響發曠。

之所以有如此共鳴，大概是因為我獨處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城市間漫步，看這個日日夜夜所處其中的物理環境，既熟悉又陌生。人們的日常活動通常都在建築內部空間發生，除了徒步、郊遊，多數城市中的穿行具有較強的目的地性，因而路邊的風景也就不多留意了。尤其是香港這樣一個高密度的環境，走在連排高層建築圍合的街道上，幾乎要九十度仰頭才能瞥見一個透視到變形的建築立面，能在漫步中好好欣賞這個城市的



油菜花開春意濃

近日，遊人在四川省瀘州市瀘縣喻寺鎮譚壩村油菜花田間賞花遊玩。



市井萬象

新華社